**莊子寓言故事中的哲理**

**講稿**

簡介：

　　《莊子》作為一部古代經典，經過千年以來的解讀、注釋與流衍，它不單成為學術研究的著作，更是宗教思想的根源，甚至已融入於中國文化之內乃至許多中國人的生活之中。解讀《莊子》著實有許多不同的方式，本輯節目則從《莊子》的「三言」（寓言、重言、卮言）為入路，既討論《莊子》中別具特色的「道言」故事，更以此探討《莊子》中的哲學思想（智慧），期望能將《莊子》思想的精粹給聽眾帶來兩種不同層次的思考：文化生活的智慧與莊子哲學的意義。

主講：韓曉華博士（香港新亞研究所（哲學組）博士）

**第九集：《莊子內篇》〈大宗師〉的「道術相忘」寓言解讀**

**第一部分：「道術相忘」寓言閱讀的第一步──通俗地講（25MIN）**

　　各位聽眾好，我係韓曉華。好高興能夠繼續同大家一起分享中國哲學的經典閱讀。今集講的故事是「道術相忘」，出於《莊子》內篇的《大宗師》。不經不覺，我們講的《莊子》內七篇已經講到第六篇，在這裏，我想稍為提醒大家《莊子》內七篇的結構，第一篇《逍遙遊》是展示出莊子思想的最高境界，即是「逍遙」或從價值觀上的超越；第二篇《齊物論》是展示出莊子達至「逍遙」境界的方法或工夫論，所謂「化成為為道心」；第三篇《養生主》是展示從人倫與自處上必需要養護生命之主；而第四篇《人間世》與第五篇《德充符》就是從兩方面的「無可奈何」來展示人倫上的「自處」，《人間世》是講人與人之間相處的無奈，從而以「安之若命」為要；《德充符》則是展示個體自身種種的缺憾與無奈，從而一樣需要以「安之若命」為「自處」。從上述所講，我們可以發現《莊子》內七篇上的結構性，甚至從篇名已大約知道文章的內容主旨，與的篇名大多以篇首的用語來命名大有分別，所以歷史上大多的學者都認為《莊子》內七篇是最為展示莊子思想的核心。好了經過上述五篇的思考，究竟莊子在第六篇的《大宗師》想說甚麼呢？尤其是要養護生命之主，還有甚麼方面是需要談論呢？這次其實是要講人與自然的關係，究竟莊子是如何講人與自然的關係呢？當然，這個所謂的「自然」並不是我們現代的大自然的意思。以下我們就可以講「道術相忘」的故事了，不過，「道術相忘」的故事又是頗一波三折的，大家要細心聆聽，那我就先用口語講講「道術相忘」的故事內容：

　　一日，子桑戶、孟子反和子琴張三個人在閒談，其中一個提出了一個特別的問題，問題是：「誰能夠相交做朋友而只是出於無心，沒有機心呢？誰能夠幫助朋友又不著痕跡呢？誰又能夠在思想上超然於世間，而登至天上的雲務間躍動宇宙大虛幻之中，又能夠無時限的忘卻了生與死呢？」提問之後，三個人都互相對而笑了，他們三個人都明白互相的思想與內心都非常契合，於是就成為了好朋友。

　　可惜，這種平靜的日子終於有變。桑戶死了。在還沒女下葬時，孔子已聽聞便著弟子子貢去幫忙辦喪事。子貢找到孟子反和子琴張，卻見到他們倆個對著子桑戶的屍體在作曲和彈琴，更唱起歌來，說：「哎呀桑戶呀！哎呀桑戶呀！你已回歸大自然，我們還在這裏做凡人的事呀！」子貢見到聽到就上前問：「對著屍體唱歌，是合乎禮嗎？」兩個人相對而笑，就話：「他哪裏懂得禮的真意呢？」

　　子貢回到孔子處就問孔子：「他們是甚麼人呀？完全不用禮儀來修行德性，對著屍體唱歌，還一點悲傷的感情也沒有。他們是甚麼人呀？」孔子說：「他們是方外之人，即生活於人世間以外的人，而我們就是方內之人，即是生存於人世間以內的人。其實方內的人和方外的人應該是不相干的，我著你去幫忙憑弔，是我的不好呀！其實他們是與造物者為伴，遨遊於天地為一體的境界，把生命僅當作成為天地之氣的聚散，聚則成為像一個身上的腫瘡般的肉身生命；散則像腫瘡潰破般的肉身死亡。這樣一來，他們又哪會知道生死先後的差別呢？身體呀！其實只是由不同的物質所組合而成，忘記肉身之內有肝膽，遺忘接觸肉體之外的耳目，讓生命跟隨著自然的循環而變化，不必理會肉體內外的分野，安閑無牽連地神遊於塵世之外，逍遙自在地遊於自然的境界。他們又怎會為世俗的禮教而煩亂，在眾人面前做表演一樣呢？」子貢就問：「老師，你是屬於方外還是方內之人呢？」孔子回答：「我呀！就像是受著上天懲罰的人呢！雖然這樣，我們都應該共同追求方外之道呢。」子貢：「請問用甚麼方法去追求呢方外之道呢？」孔子回答：「就好像魚能夠閑適於水中；人能夠閑適於道之中。閑適於水中的，只要挖個水池來供養就可以；閑適於道中的，就需要安然無事地依於本性自足。所以說：『魚遊在湖水中就能忘記一切而悠哉悠哉；人活於大道中就能夠忘記一切而逍遙自適』。」子貢說：「請問那些不合於世俗的異人是甚麼人呢？」孔子又回答：「異人，即是與世俗不合卻與自然契合的人。從自然的角度來看是小人的，在人間卻是君子；從自然的角度看的君子，在人間卻是小人。」

　　「道術相忘」的故事似乎都頗為詳細，不過故事內容卻並不算是曲折，故事的主角固然是三個方外之人，然而，這個故事的真正意思卻是由孔子所講，這亦是莊子的「三言」的「重言」做法，即寄託地位尊崇的人來說自己的思想。這個故事是先講方外之人對待人世間事的態度，再由孔子來講他們對於生死的問題及提出「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的方法。明顯地，孔子是讚賞他們的，甚至說到自己是受著天的懲罰，即像上一集「踵見仲尼」的叔山無趾所講「天刑之」。究竟他們對待人世的態度是為甚麼可以受到孔子的激讚，孔子又如何面對自己的「天刑之」的問題呢？為了方便分析這個故事，我會先從方外二子所唱的歌詞：「已返其真」作為分析的起點；接著會從《大宗師》的文本脈絡來衡定「道術相忘」的意義。

　　所謂「已返其真」的「真」可以說是具有特別的意義，相信讀過《莊子》的人都有一個印象，儒家孔孟講「聖人」，而莊子則主要講「神人」、「至人」或「真人」，對於「真」，在《莊子》一書內是有特別意涵的，先從字義來講，「真」字在《說文解字》的講法是：「仙人變形而登天也」，屬於會意字，從小蒃的字形來看，則是以一位頭戴花冠，坐乘工具的人物。即是說是所謂「真」原意是指能成為仙人回歸本性。然而，用這個字義來看「道術相忘」的「已返其真」，則不難發現是指點出能回歸本性得以成仙登天的意思，後來這個「真」字就逐漸演變成與「假」相對的真實之義。不過，如果我們稍為注意一下，《說文解字》所引出的意思其實就是本於《莊子》的，在「真」字的古籍文獻來看，講得最多的正是《莊子》，換言之，從《說文解字》來看「真」字只是表達了「真」字具有回歸本性，得以成仙登天的形式意思，即是從莊子對於「真人」或「真知」的描述來衡定「真」的意義，其中「真」字的實義並沒有被表述出來，即沒有具體的內容。那麼，在「道術相忘」這個故事中講「已返其真」的「真」字具體地有甚麼內容呢？回到具體的故事來說，「已返其真」是講子桑戶的死去，能夠離開人間，而這種離開為「真」則至少有三層意思，亦即是整個故事發展的意思。

　　第一，從子桑戶、孟子反和子琴張三個人能夠成為好朋友的言談來看。他們對於「朋友」的看法是不同於一般的仁義或忠孝，而是建基於共同的價值觀，這個價值觀就是能夠不作機心交朋友，而又能夠在思想上遨遊於不著邊際抽象思維，甚至可以了却生死之間的事。基本上，這種講法我們已經可以把他們當作很認「真」的人物。不過，我們想說的是「已返其真」的「真」落在這個脈絡的意義是指「相忘以生，無所終窮」的命題，即這種「真」是在信念上的認同的「相忘以生，無所終窮」的命題，對待實際生活的思考或生死的問題等，都只是認同要「登天遊霧」，超然於物外。換言之，這層次的「真」是指從頭腦上或精神上認同超然物外的思想。

　　第二，從子桑戶死，而孟子反和子琴張的說話與反應來看。他們對著子桑戶的屍體編曲、彈琴和唱歌，重點是他們的歌詞是道出了子桑戶的「已返其真」，從表面來，這個「已返其真」似乎是指已經返回大自然，得到了真正的超然於物外，尤其是相對地孟子反和子琴張兩人仍然要做人世間的種種煩瑣事情；不過，依於整個故事的脈絡來看，則所謂「已返其真」其實亦可以說成是兌現了或真正地實現了他的超然物外的思想，孟子反及子琴張的做法亦是在進行著實踐他們超然於物外的思想。換言之，這個「已返其真」的「真」是落實地實踐的意思，這一種解釋是依於孔子在後面的說法而見，即孔子並不是認為只有子桑戶才是真正的異人，而是他們三個也是的，這就是「真」第二個層次的意思。

　　第三，從孔子與子貢的對話來看。孔子所說的話其實是明顯不過的，即他指出子桑戶三人都是能夠契合於自然的人，是方外的人，從與自然契合的角度來看，他們才是「君子」，甚至孔子亦有自愧不如的說話，不過，孔子的自愧不如僅在「天刑之」或「天之戮民」的理由，是在乎於「天」而降於大任而不得已的。既然如此，孔子更用了「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來說出可以達至這種「超然物外」的方法，所謂「人相忘乎道術」亦可以說是《齊物論》的主旨「翻成心為道心」，改變機心或成見，從而閑適於道之中，忘卻一切而逍遙。這一層次的「真」具有兩方面，一方面是達成「真」的境界描述，即與「道」相契合，能做到「侔於天」，即與自然或「天」所契合；一方面是達成「真」的方法提點，即是以自足於性分而不多加外務事物，做到「無事而性定」。這就是「真」第三個層次的意思。

　　其次，從通篇《大宗師》來看，「真人」、「真知」的論述可以說是整篇《大宗師》的主旨，對於「真人」，《大宗師》內有很多的描述，如「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謨士」、「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可以這樣說「道術相忘」的故事正是展示「古之真人」的具體事例，所謂「不知說生，不知惡死」正好從子桑戶三人的事跡來看見。

　　好了，說到這裏，我們可以稍加整理「道術相忘」故事的意思。第一，「道術相忘」故事是由孔子說出莊子自己的見解，是莊子「三言」的「重言」故事；第二，借助孔子之口，莊子用子桑戶三人的故事來說明「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的道理；第三，所謂「真人」的「真」並不能單靠字面的形式意思來理解，以「道術相忘」故事來看，則「真」的具體內容是既從思想上認同可以「超然物外」，更能實踐「超然物外」的想法，而這個「真」即是能夠活於「道」或契合於自然之中；第四，能夠做到活於「道」或契合於自然之中，即是以自足於性分而不多加外務事物，做到「無事而性定」。然而，透過孔子的「天之戮民」及激讚方外之人，可以發現：一是孔子雖說「丘則陋矣」但實質上卻是緣於「天刑之」的天性上的「不得已」，這又可以說成是莊子肯定孔子作為的另類解釋；二是孔子能知曉達成「真」的方法：「人相忘乎道術」，這正表示莊子亦認同孔子實是同樣具有能契合於「道」或自然的識見。再簡單地說，「道術相忘」的故事是告訴我們甚麼是「真」及達成「真」的方法。

　　最後，我想講講關於「真」的問題。我就想起現在有一個潮語：「離地」或「堅離地」，簡單來講，「離地」或「堅離地」即是不設實際，好像近日有人說在中環海邊興建一個現代的泳棚讓在辦公室工作的人可以趁午餐時段游一個水做做運動，這個講法被說成「堅離地」，因為在一個小時內既了吃完午餐，又要換好泳衣游泳並泳後以快速地梳洗更衣，基本上是完全不足夠時間的，亦即是不切實際。然而，莊子所講的「真」又是否「堅離地」呢？我試從兩方面講，一是莊子講超於物外並不表示看不見現實，反而是看得見現實才能超乎物外，看看孟子反和子琴張的說子桑戶死了就「已返其真」，他們卻仍然要做人間的事，這就可以知道了，即是說，莊子是要我們認清楚現實而說「超然物外」，先「落地」而後「離地」；二是達成「真」的方法是契合於「道」，即是自然，所謂「自然」實際是本於自身的性分而不外加事情，即是說，我們望著幾千萬的豪宅就說要買是「超離地」，而是把它作為一個願景，依於自己可以做的範疇，慢慢積厚，待時機成熟就可以「扶搖直上」。換言之，當我們說莊子講的「真」並不是說我們只是要「做番自己」或展示「真性情」，而是從個體的限制及性分來生活，所以，當我們講「做番自己」，我們更加可以想想甚麼才是「自己」，用時間或動態才講是過去的自己，還是將來的自己。

**第二部分：「道術相忘」寓言閱　讀的第二步──學術地講（10MIN）**

　　現在我試從學術地講「道術相忘」。關於「道術相忘」的學術討論，我想由莊子或道家思想中的「自然」來說，即是說，道家思想常常被說成是與「自然主義」相關，甚至在蔡志忠的漫畫中命名為「自然的蕭音」，這個名字至少從《齊物論》的「天籟」來借用以為莊子講的總是「自然」。然而，究竟莊子，或者道家思想中的「自然」是甚麼意思呢？在這裏我想借劉笑敢老師的「人文自然」概念來說明。當然，講莊子的「自然」其實在學界的著作也大有人在，如台灣的蕭振聲以「深層的自然主義」來討論莊子的思想。不過，我在這裏只想稍微講講莊子思想中的「道」或「自然」的意思。

　　其實，劉笑敢老師所講的「人文自然」或「道家的責任感」主要的文本依據其實都是《老子》一書，不過，《莊子》被列入為「道家」自有它的理由，即莊子雖然可能是孔門之後，又或是融合了孔門儒家的學說，但是在對待「道」或以「自然」作為思想系統中的核心價值上是與《老子》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也許，從這方面來看待的話，《莊子》說「道」或與自然的契合，其實亦可以從《老子》所說的「自然」而看。

　　現在先講劉笑敢老師的「人文自然」觀念。所謂「人文自然」是劉笑敢老師特別提出來以正面的意思來肯定《老子》「自然」觀的概念，劉笑敢老師曾鄭重地說：「人文自然就不是天地自然，不是物理自然，不是生物自然，不是野蠻狀態，不是原始階段，不是反文化，反文明的概念。」更曾正面地講：「人文自然既是老子對世界本然狀態的觀察與結果（實然與描述），也是對人類社會秩序所應該追求的最高價值的一種表述（應然與價值）。人文自然的最高目標是人類整體狀態的自然和諧，是人類與宇宙的總體關係的和諧。」從這種以「和諧」狀態為「人文自然」的特徵來看，則莊子所講的「自然」或「道」其實也是意思接近的，而且，我們更可以嘗試以「人文自然」的方向來發現莊子的學術性格上也一樣並沒有「離地」，所講的「自然」或「道」其實也不可能是叫我們學習方外之人就算。如果大家還是想多點了解「人文自然」概念的話，可以找找劉笑敢老師的《詮釋與定向》或《老子古今》兩本書來看看。今集到此為止。

──第九集完─